

# 譚略

# 譚輅卷上

長洲張鳳翼伯起著

任昉作王儉集序。有攻乎異端。歸之正義。可見攻字從攻擊之攻。而集註作專治。不知何所本。我　皇祖說論語與之暗合。亦以擊訓攻。止訓已。如云攻去異端則害自止。極痛快明白。及夷狄有君之章。亦更正大。可見天挺之資。自與章句儒不同。惜當時文學侍從皆腐儒。惟拘執舊說。不能將順也。

論語托孤寄命章。言托六尺孤而臨大節不可奪。如後世霍光之類。寄百里命而臨大節不可奪。即孟子所謂効

必勿去如後世張巡之類雖三句實二事也晉史閻纘上疏理愍懷太子之寃內引孔子曰可以托六尺之孤而臨大節不可奪以二句相屬足爲明徵何朱註以托孤寄命爲才臨大節爲節且寄命云者亦即晉書所謂方托百里之命于卿非攝國政之謂也。

論語瑚璉也朱註作夏曰瑚商曰璉不知禮記明堂位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章章可考豈可倒置耶。

魯與齊戰孟之反後入以爲殿側故爲反論語謂孟之反疑卽反之誤亥豕魯魚之類也易辭其人天且劓天即篆文而字之誤同此。

論語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大意言當時好佞苟爲不佞則雖美好亦且不免而宋儒以好諛悅色並言則以而字作與字矣此亦訓詁之瑕也

論語五十以學易即孟子五十而慕之五十言年至五十則氣血漸衰此時而不懈于學易則可以無大過也此是孔子年四十時之言註作卒以學易若卒字之誤當是六十矣何以爲五十耶

孔子言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言各國之人心去殷而歸周也而後儒泥荆梁雍豫徐揚屬周則是以諸侯而侵奪天子之地矣可謂服事乎且以紂之暴非赧獻之比

若使侵其地至于三分有二。則羑里之囚。豈得釋哉。

魏任城王澄治穆泰黨獄。車駕幸平城。澄引見罪人。無一人稱枉。帝曰。必也無訟。今日見之。又經其斷割。莫不悅服。必也無訟。辛雄有焉。可見無訟二字。猶云不復申訴也。朱註乃以無爭訟爲說。是剖斗折衡之論矣。

君子耻其言而過其行。猶云言過其行。君子之所耻也。此耻字。直貫下。朱註以耻其言。過其行。分作兩項。又以過字為欲有餘之辭。誤人不淺。

中庸武周達孝。是通上章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而言。猶云不惟下達乎臣庶。而亦上達乎祖考。故下文以繼

述之善言之。註腳郤以天下之人通謂之孝釋之。遂令作時義者。不覺掣肘。若素位章分貼之誤。亦更可笑。

孟子爲長者折枝。朱氏釋作折草木之枝可笑。蓋折枝乃按摩折手足解罷枝也。劉峻廣絕交論。有折枝舐痔。可推類而見。若謂折草木之枝。則爲長者三字頗無着落。

孟子去齊宿于晝。按齊志無晝地。史記載樂毅聞晝邑人王蠋賢。漢書耿弇進軍畫中。上有臨淄相去四十里之句。則知晝即畫之誤。朱註竟不考定。何耶。只因[illegible]

孟子齊人章後云。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語意謂其妻妾不知求富貴利達之可羞。是以不至于相泣

耳。誠知其可羞。無異于齊人。則不至于相泣者幾希。蓋婦人語以夫之乞墦。則知其可羞。語以夫之求富貴利達。則不知其可羞。而孰知求富貴利達之可羞。固無異于乞墦也。何朱子添一見字。謂其妻妾見之而不羞而泣者少矣。若然。則求富貴利達者之妻妾。豈皆老萊之妻。梁鴻之婦耶。大失孟子語意矣。

孟子彼以其富。我以吾仁等語。似有較量意在。至左思詩。貴者雖自貴。視之若埃塵。賤者雖自賤。重之若千鈞。即是此伎倆。畢竟不若孔子飯疏食飲水數言。渾然兩忘也。[illegible]不為亞聖矣

按墨子云。臣之弟子禽滑釐三百人。已持守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漢書儒林傳亦曰。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則知滑釐姓禽。乃墨子弟子。慎子之師也。慎子答孟子以為此則滑釐所不識。乃指其師而言。猶云未聞諸師。朱子直以滑釐為慎子名。不知慎自名到。豈又名滑釐哉。且二名見史記甚著。（而既下知他惟）不知何緣舛誤至此

孟子事孰為大章。俱言事親之要在守身。則知守身守之本猶云服勞奉養非事親之大。而惟守身為之本也。朱氏推之家齊國治而天下平。則于下曾子節。殊無關鍵

按左氏衛侯出奔齊傳。尹公佗學射于庚公差。庚公差學

射于公孫丁。二子爲孫文子追衛侯。公孫丁御。庾公差曰。射爲背師。不射爲戮。射爲禮乎。射兩鉤而還。佗曰。子爲師。我則遠矣。乃反丁授衛侯以轡。而射差貫臂。何孟子論逢蒙與羿。乃謂庾公之斯。學射于尹公之佗。之佗學射于子濯孺子。而以孫文子爲衛人。又若左氏言招虞人以弓。而孟子以皮冠。皆不合矣。戰國去春秋未遠而事跡不同如是。豈左氏傳信。而孟子一時對荅之辭。未暇考定耶。

按莊公伐莒之役。爲車五乘之賓。而梁周不與焉。梁耻之。歸而不食。其母曰。汝生而有義。死而有名。則五乘之賓

晝汝下也乃趣食而行深入而死其妻迎柩而哭之公使人弔之對曰君之臣不免于罪則將肆諸市朝既免于罪則有先人之敝廬在君無所辱命于是弔諸其室是母梁之母也妻梁之妻也不知淳于髡何因華周同事故并言之而後人多認作二人之妻殊可笑也此事可見古人客死者其尸未嘗不返諸室今人客死尸即不還其家但受野弔而瘞何耶

易大過辭云過涉滅頂凶無咎趙溫與李傕書謂一爲過再爲涉三而弗改則滅其頂凶可見無咎云者蓋言無所歸咎如易中所謂又誰咎也本義與此義殊

易遯卦上爻辭肥遯無不利。漢儒作飛遯，釋曰遯而能飛，蓋取高飛遠舉之義。攝山碑緬懷飛遁，亦作飛。然夏侯氏作東方朔畫像贊作肥遯居貞，而王右軍顏魯公書之，亦俱作肥。張有道爲阮孝緒筮得此爻，亦曰此爲肥遯無不利，蓋取義勝而肥之義。宋儒從之，故今俱作肥。

賁五爻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是言人君禮聘賢者，令光生丘園也。宋王敬弘奏云宜加旌聘，賁于丘園，以彰止遯之美。即是此意。但聘賢之禮貴其厚，而戔戔其薄者，以陰性吝嗇故耳。然禮賢自是盛典，故終可以得吉。木義說殊不暢。

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即彖傳箕子以之對文王而言者。乃敘疇之箕子也。而漢人趙賓乃云。箕子者。萬物方荄茲也。其舛謬有如是者。與虞氏百姓與能。爲百屬乾。姓屬坤。何異哉。無怪乎漢人明經而經絕之言也。

詩鄭風將仲子三章。言畏父兄。畏人言。有發乎性情。止乎禮義之意。註槩之以淫奔之辭。殊失作者之旨。

書文命敷于四海。文命。即文教也。敷。言文教遠布也。何宗敞表中乃云文命。大夏之棄夫。而註選者因以文命爲禹之名。可謂以訛傳訛。

春秋左氏傳。孔文子之將攻太叔也。訪于仲尼。仲尼曰。胡

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命駕而行此即魯論所紀俎豆等語也何在魯論以爲衛靈公問而左氏乃云孔文子訪二書相去不遠而所紀各一人何耶

孔子作春秋而左氏傳出乃復有公羊穀梁二傳西漢各立博士而論者遂聚訟何休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服虔又以左氏駁何休杜預又鍾繇以左氏爲太官公羊爲賣餅家王接則謂左氏詞意贍富自是一家書不止爲經而發公羊附經立傳于文爲儉人各持見家各立幟何紛紛哉

擬春秋者。不獨孫盛春秋也。任嵩作任子春秋。皇甫謐作玄晏春秋。習鑿齒作漢晉春秋。翼春秋者。又若劉兆以周禮有調人之官作春秋調人。氾毓著春秋釋疑。郭瑀作春秋墨說。更有不可枚舉者。

汲冢書。或云汲郡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其紀年十三篇。記夏以來至周幽王爲犬戎所滅。以事接之三家分晉。仍述魏事。至安釐王之二十年。盖魏國之史。大畧與春秋多相應。其中經傳大異。則云夏年多殷。益干啟位。而啓殺益。太甲殺伊尹。文丁殺季歷。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壽百歲也。幽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攝行天

子事非二相共和也其他周易經同而繇少異卦下易一篇似說卦而異公孫段二篇段與邵涉論易國語三篇言楚晉事三篇似禮記又似爾雅論語師春一篇書左傳諸卜筮師春疑姓名也瑣語十一篇諸國卜夢妖怪相書也梁丘藏一篇先叙魏之世數次言丘藏金玉事繳書二篇論弋射法生封一篇帝王所封大曆二篇鄒衍談天之類穆天子傳五篇言周穆王游行四海見帝臺西王母等事圖詩一篇畫贊之屬又雜書十九篇周食田法周書論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大凡七十五篇七篇簡書折壞不知名題然均是戰國之書論

啓益伊尹不應與孟子七篇中語大異而穆王百歲及共伯和之說於理稍長第今此書出于西京盛時太史公未必無所采今惟知有汲冢書而已未聞有儒雅君子若衞恒束晳王庭堅輩爲之考究者故特志以俟之

季札與光僚皆泰伯之裔也一則辭之而不取一則相殘而爭之豈係于世類哉

太史公管仲傳內云天下不稱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及作季布傳亦云人皆多季布能摧剛爲柔而朱家亦用此名聞天下亦是此法韓退之效之云誦文武之德而稱周公之功不衰蓋文少變而意同乃是善學

人有德于公子願公子無忘也公子有德于人願公子忘之猶有古人之風今也或是之去矣要知施德者當以叔向不見祁奚為正受恩者當存智罃如實出已之心

嘗考善盜人國者莫如黃歇之于楚呂不韋之于秦然歇之子未王而歇之頭已斷不韋之子王未久而不韋已遷蜀無何而秦并黃楚漢滅呂秦不惟身不得享而子孫亦不得而有之然則非分之不可妄奸也如是此班氏王命論之所由作也夫

漢史王霸詭對氷堅可渡人皆以為一時權宜而偶爾得天也使至河而氷不合將何如夫霸知兵者也不曰置

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乎蓋王郎兵衆而光武兵寡使于散地遇之則不戰而走矣惟有必死之地則兵皆向前可一當百其幸而氷果合可渡乃天耳霸方對時已有定畫非僥倖于目前也傳故云欲且阻水

鷹揚之士當龍戰之秋凡所持論大要先料彼料此若淮陰初見漢高論劉項優劣不待垓下之役而坐談之頃已灼見楚之并于漢矣諸葛亮初見昭烈言魏吳在所當交荆益在所可取不待披輿地圖而天下鼎足之勢指諸掌上李綱之與金人謂可守而後可言戰可戰而後可言和雖高宗不能用大都南宋之勢不出此二語

此輩皆經綸草昧手。故言皆得其要領。若彼當光武之世。而欲以一丸泥西封函谷關。處石晉之季。而恃十萬横磨劍。多見其不知量也。

按藺相如以繆賢薦而顯。司馬相如亦以楊得意薦而顯。豈相如之爲相如也。如此而已哉。觀擊缶完璧之事。正非弄琴賣賦人所能了。而長卿晚來封禪一書。益知非英藺所屑。徒慕其名亦奚爲。

王莽下書曰。出軍行師。犯者斬。無須時。于是春夏斬人都市。百姓震懼。鄧晨謂光武曰。王莽悖暴。盛夏斬人。此天亡之時也。鷹隼且因候而擊。況人乎。今藉口于刑亂國。

用重典豈亦未聞不嗜殺人之說耶。

大都太守廳事皆稱黃堂。觀南陽太守杜詩云。功曹推賢。可謂至德。敕以郭丹事編署黃堂。以爲後法。可徵也。今吳人誤云。天下府堂。惟蘇稱黃堂。其亦未見後漢書耶。

漢書酷吏傳。有椎埋爲姦。貨殖傳掘冢成富。是也。蓋凡發掘者。先以椎入地。嗅知虛實。然後掘之。故言椎。其所謂埋者。指塚而言也。顏師古註。以爲椎殺人而埋之。殊舛謬。

予嘗讀漢書。至高祖之欲立如意。不得已而止。因以窺帝之微。而惜其不善處也。帝亦知呂氏難制。必有身後之

變。又以后為糟糠婦。無中廢之理。故依違至歿。意亦不能瞑目。假令當時盡呂氏子弟。封以千戶。處之遠方。仍勅以國家有大變故。外戚無得擅離信地與朝謁。有違坐以重法。如此。則呂氏何從為變。今乃處之內地。而令得與南北軍。可謂善處耶。

呂后以女主當國。樊噲為之妹夫。且開國功臣。素著勳伐。其請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非有大犯。而季布即曰。噲可斬也。夫布始為高帝所讐。本逋逃之臣耳。以疏間親。以卑踰尊。當時竟從其議。未聞后有以罪布。亦未聞噲有以怨布。至朱雲請劒欲斬張禹。帝即以為小臣訕上。

其能聽受已不及呂矣然猶存折檻以旌直臣未聞有以罪雲也此風晚近世可多得耶

或問韓信號稱知兵豈識見在李左車下而直前不顧慮幾入其計中耶予曰不然左車之計信亦籌之熟矣幸當時未有發之者計發之陳餘亦不能用也何也大都餘非知兵者也使其稍知兵安有狃于小勝而空壁以逐人使人得以樹赤幟其間者其人如此雖有奇謀秘計安能用之蓋信之下齊不在于吾陣之背水而在于彼軍之空壁與不空壁法曰能料敵者勝左車不能料餘而進言信能料餘之不用左車言而進兵然則信果

出左車下乎。

史記陳平傳云。先後凡六出奇計。當時秘而不傳。則知此六計在捐金爲僞遊之外。而人所不得聞者。即當時已無傳矣。而後世少微通鑑。乃以捐金六事實之。殊失本傳意。且惡草具進一事。更淺陋。難于傳信。

公孫弘使虜失指歸。年已六十。後復以賢良徵。至拜相封侯。陳湯用富平侯薦。方試用。即爲司隸奏不奔喪下獄。後復以薦爲郎。可見古人舉廢無定格。惟在得才而已。

陳后買長門賦一事。千古以爲美談。予獨謂此事之所必無者。以武帝之明察。能讀子虛而稱美。則非不知文者。

倘讀長門。獨不能辨其非后筆耶。究所從來。必有餘罪矣。相如何利百金取酒。而肎為之哉。當是相如知后失寵。擬而作此賦。一時好事者。添為此說耳。

鼂錯號稱智囊。宜其長于料事。方袁盎入對時。屏左右以及錯。錯宜直陳國家用兵。臣既身任之。一切機宜。皆應得聞。豈可與衆俱避。且盎與臣深讎。倘乘機中傷臣。臣一身不足惜。恐誤國家大事。如此則盎之奸計。將安所施。會恨而避。遂死東市。豈其數應盡于讐人。而天奪其智耶。景帝以一言誅一用事大臣。不與九卿會議。其昏懦亦可知矣。

前人言霍氏之禍萌于驂乘予以爲在馮子都爭道時也夫以功臣豪奴敢與大臣爭道至轝御史大夫之門御史叩頭乃止其奴既不有大臣其主又何有于君則芒刺在背何待驂乘如此而不赤族未之有也豈待驂乘然後爲禍之萌耶

馬伏波兄伯以爲大材當晩成良工不示人以璞而其弟少游則以爲士生一世但取衣食纔足使鄉黨稱爲善人足矣至求贏餘自苦耳就兄之論可謂知援及援在南中見下潦上霧毒氣薰蒸仰視飛鳶跕跕墮水中則念少游之語爲得可見晩成固不失爲英豪守分亦未

不爲得也。

漢人謂臣父清唯恐人知。臣清唯恐人不知。及子病不寐兄子病夜十起。就枕輙寐。此俱是吐露情實。即所謂誠至宋人口口說誠。而動占地步。如此等語却少。

襄楷謂古者本無宦官。武帝春秋高。數遊後宮。始置之。今按周有巷伯。秦有景監趙高。不可謂無宦官。且高帝已枕宦者卧。則知在漢代亦非自武帝始也。

宦者中。賢者若吕强鄭衆固亦不少。至張承業尤爲奇特。其心迹與荀文若甚相似。

京師謂宦官爲內官。似無所本。不知史記李斯傳。趙高曰。

高故內官之廝役也。內官二字本于此。

班固作史特恕杜張。不令入酷吏傳。宋儒擬之子產立公孫洩之義。予大以爲不然。夫子有爲屬子產并洩立之。此不獨知鬼神之情狀。亦是明于大體。若班固秉史筆。自當是曰是。非曰非。何必爲之曲諱耶。禹功敷于四海。而史臣不能諱鯀之方命圮族。所以爲信史也。張安世不賢于禹。何必因之恕湯。又何必因湯而并恕周哉。

予嘗讀後漢書。至王允以武帝不殺司馬遷。令作謗史。未嘗不謂其言之過。及讀史記武帝紀所言不過神仙事。語多同封禪書。且食貨河渠等志。多言武帝好大喜功。

若其雄才大畧則多畧之。固知尤之言。非無因也。

昔人謂琴中廣陵散不傳。考唐史韓皐號知音律。嘗考彈琴至止息歎曰妙哉嵆生之謂是曲也。其當晉魏之際乎。其音主商。商爲秋聲。秋也者。天將搖落肅殺。其歲之晏乎。又晉乘金運。商。金聲。此所以知魏之季爲晉將代也。慢其商絃與金同音。是臣奪君之義也。所以知司馬氏之將篡也。司馬懿受魏明帝顧託。後嗣反有篡奪之心。自誅曹爽。逆節彌露。王陵都督揚州。謀立荊王彪。毋丘儉文欽諸葛誕前後相繼爲揚州都督。咸有匡復魏室之謀。皆爲懿父子所殺。叔夜以揚州故廣陵之地。彼

四人者皆魏室文武大臣。咸敗散于廣陵始也。止息者。晉雖暴興。終止息于此也。其哀憫躁蹙慘痛迫脅之旨。盡在于此矣。永嘉之亂其應乎。叔夜撰此將貽後世之知音者。且避晉魏之禍。所以託之鬼神也。由此觀之廣陵散未嘗不傳。然亦可見調高雖寡和。千載之下。自有知音者。

或問楊脩禰衡皆操所嫉而處之異者何。蓋德祖世家。不得外黜。故直中之以法。正平好狎侮人。自足賈禍。故可假手。然二子既不保。而司馬氏之禍亦不旋踵。秦誓謂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信哉。

魏武帝顧命至分香賣履實欲掩覆禪代。已瞞過一世人。雖陸士衡亦用此作文弔之。至司馬君實方看破。宋高宗南渡以後。岳韓劉吳諸名將。数破金虜。中原唾手可復。而反害其垂成之功。讀宋史者但知扼腕宋高。切齒奸檜。至文待詔始發其隱。其滿江紅詞云。徽欽既返。此身何屬。千古空談南渡錯。當時自怕中原復。笑區區一檜亦何能。逢其欲。使起宋高于九京而以此言作公案質之。亦知無辭以對。

魏書論曹植。大都似以才華為操所愛。以狂縱為丕所惡。甚不足以知植。其言魏氏代漢。植與蘇則發服悲哭。乃

是露植心事後覺以此得罪羈紲躓頓以死可憫也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或謂孔子再生或謂顏淵復出互相標榜自古而然于今爲盛不思百世而下別有公論

孔明不從魏延之計說者多以爲疑延殆亦不必然大都料敵料人料已皆孔明所詳審而不苟者彼秦嶺子午谷之道延知之未必司馬懿不知也懿度孔明不可勝身以堅守拒之烏知間道無良將戍兵遂使延得直入無人之境耶故曰料敵延勇略雖可使而難獨任當時欲求其副實難其人即有智謀之士若姜維輩延亦不

肯與之同心恊謀。維亦不能制延。故曰料人。且當是時。孔明食少事煩。精神亦自知漸憊矣。特不欲食其死而後已之一言。故祁山之役。不容不與偕。魏延之師。即得至洛。而身應星隕之變。將使延孤軍深入耶。將委諸楊儀。責提兵應之耶。蓋儀之不肯應延明甚。孔明一死。二人之材不可用亦明甚。使欲用其所不可用。而死而不已。則蜀之亡。且不待鄧艾矣。故曰料已然。則孔明不從延計。豈以其計之不善哉。蓋慮之深也。

鄧艾入蜀之日。惟北地王諶及諸葛父子。爲死得其正。譙周以左計誤劉禪。而郤正爲造降書。皆漢室之罪人也。

一以全國爲功。一以從主爲忠。晏然受魏之封爵而不以爲耻。可謂賢乎。要之在魏晉。則應賞之耳。若秉史筆者。當以譙周服上刑。郤正次之。

凡成敗不可論英雄。姜伯約當國亡君繫之日。能以口舌間鄧鍾。欲乘其隙。使天意少假之便。眞可使日月幽而復明。社稷危而復安。但炎祚已盡。不可復延。故其計不就。然忠心奇謀。自是千載不磨。武侯有言。死而後已。伯約眞不負其衣鉢哉。

論後主者。當以譙周之策爲非。孫綽之論爲是。此天下之正義也。然以事勢揆之。若孫盛所策退次東鄙。保據江

州之說亦是良圖而闇主篤臣坐入亡滅可恨也當時爲郤正計上不能從北地王之死亦可挈妻子逃入深山易名毀貌以全天年以完臣節何至受晉魏爵以自污哉

人但知陳壽作三國志罪在帝魏殊不知魏紀中又爲司馬氏地懿師昭皆書謚而不名以爲生爲晉臣當爾耶至賈充成濟之事乃萬古大惡乃隱而不發第云五月巳丑高貴鄉公卒年二十是何其曲護窮凶至是哉要之壽之心亦賈充成濟之心也

陳壽父爲馬謖參軍謖誅壽父坐髡又嘗爲諸葛瞻吏爲

瞻所輕。故作孔明傳有貶辭。且于吳猶以國號稱。而于後漢獨稱曰蜀史。如此。何以服後世哉。

司馬公作通鑑。朱氏非其帝魏。乃作綱目黜魏帝蜀。自以爲獨得之見。不知其說昉于習鑿齒之漢晉春秋。蓋其書以蜀乃宗室。得爲正統。魏雖受禪。尚是簒逆。至晉文帝平蜀。始爲漢亡而晉始興焉。是在晉已有此議論。非創見于綱目也。

昔人但嗤文中學論語。不知笑綱目學春秋。且腐儒論史學。動輙推重綱目。殊不知書法叙事中。紕繆有不可勝舉者。惜不得一一正之耳。

華嶠作漢史。以皇后配天作合。而前史祗以外戚傳繼末。編非義也。乃易爲皇后紀。以次帝紀。又改志爲典。以法堯典。此皆史書所創見。何法盛晉書。亦以紀爲典。蓋祖之也。且天稱皇天。故帝稱皇帝。地稱后土。故后稱皇后。然則以皇后紀次帝紀。亦何不可。

晉史皆稱子爲息。如愍懷太子傳。使太保衛瓘息庭等語。及夏侯惇傳。惟息承渡江。蓋衛庭乃瓘之子。夏侯承則惇之子也。

史言謝安石矯情鎮物。人皆謂貶之。不知本自佳語。以晉之末季。適堅之入寇。人心危懼。不有以鎮之。何以應敵。

自非安石。孰能矯情。今人但知矯情之非。及遇些小事變。便矯不得。

凡作史當舉時之所希者爲貴。論晉人不患不曠達。而患不愼勤。故所載但當以運甓爲難。若奪婢祼體等事。自可無載。

史自三國而下。漸入綺靡。至六朝轉多詔令。益無史骨。且一事見于二三傳。若張禘張暢傳語及張敷感扇之類且又有相牴牾者。回視遷固。相去遠矣。

王猛之于慕容垂。知其必能興燕。燕興。非秦之利。故始終欲除害之。至伐燕時。以垂劍詿今。使之毋燕。亦是爲秦

計耳。說者以猛嫉垂。豈足論哉。但燕之興廢。垂之存亡。秦之盛衰。自有定數。而猛欲以智術勝之。是爲不知命耳。

史書將傳萬世。而晉書李淵石虎。皆爲本朝諱而稱字。于義未安。

晉書叙王敦桓玄。宋書叙邵濬二凶。于夷狄之後。可謂得春秋書法。

苻堅殺苻生而取其位。慮廢兄法賢而得衆。恐能爲變。乃以母命殺之。史乃云。堅性仁友。與法訣于東堂。慟哭嘔血。當時生殺之柄。在堅不在母明矣。及其子欲報讎。尚

以爲事不在朕是不以慈與母而以仁友自與吾誰欺欺天乎宜其不克終也史氏於此亦烏足爲信史

謝靈運人品雖不及陶元亮然當時得罪且有組織成之者觀韓亡子房奮之詩則知其心實以先世爲晉大臣不忘晉室其仕宋者未必非欲借兵力以爲恢復之計特志大才疎耳其見殺也綱目當書宋殺臨川内史謝靈運而乃書有罪誅不知何罪也

朱脩之戍滑臺爲虜所圍其母聞而憂之忽一日母乳復生汁乃驚曰吾今已老復有乳汁斯不祥矣脩之果以是日陷沒乎以爲非不祥也乃脩之必死而復生之兆也

蓋兒生則有乳。脩之既陷虜。與死無異。後得泛海歸。是其母又生一子矣。然則乳汁之兆凶耶。吉耶。

貞觀之制。中書門下及三品官奏事。必使諫官史官隨之。有失則匡正。有美惡則書之。諸司皆正衙奏事。御史彈百官。服豸冠。對仗讀彈文。及奸臣許敬宗用事。此法遂廢。迨宋猶復之。相業稱賢焉。

楊玄感徐世勣。皆世祿之家。以大義起兵。非貧賤所迫。宜其有成。而皆不旋踵而破敗滅族者。何。蓋成煬者素。成武者勣。本有族滅之罪。不于其身。殄于其子。發之。亦可見天意之巧。

郭子儀之仁義可化強暴李光弼之節制可禦強暴方史思明以十三萬人降假令命副令公或可潛消其叛逆之志因借其力以平慶緒而寵以封爵移其兵柄何至復反乃直以光弼之嚴繩之如追放豚能無反乎即劉展亦將才但當駕馭乃無故欲圖之更激成其反肅宗將將如此非鄴侯在內郭李輩在外豈能成中興之業哉

唐肅宗靈武即位建寧賜死二事父子之恩已薄則君臣朋友可知且建寧賜死時上皇在蜀爲有父在而擅殺其子者又何有于故人鄴侯所以不受官而數數請歸

者。豈其無見于此哉、

唐肅宗不豫。王璵遣女巫分行天下。祈祭山川。仍令中使監之。所至因緣爲奸。一巫盛年貌美挾惡少數十自隨。大爲蠹獘。一日與其徒宿于黃州傳舍。刺史左震晨至。驛門扃鐍不可啓。震破鎖而入。曳女巫階下斬之。所從惡少皆斃。仍籍其奸贓以聞。肅宗不復詰此事。比之投巫更快更難。肅宗雖未之賞。然亦不能容之行法矣。

讀唐史者多以李鄴侯陸宣公並言。愚儒且有昂陸而低李者。不知鄴侯所言。皆直指其事。直斥其人。處人父子君臣之間。皆言人所不敢言。慮人所不及慮。若宣公直

以影響之言。敷承事理。不過一好射策明經耳。烏得比肩鄴侯哉。豈獨宣公。卽留侯亦不知孰賢。何也。留侯之所遇者易。而鄴侯之所遇者難也。

鄴侯人物當與留侯武侯比肩。未可輕訾。其託跡黃老。亦是從赤松子遊之意。何本傳乃云人以此薄之。而司馬氏通鑑。朱氏綱目。亦因之而不改。烏在其爲信史也。

按王叔文輩有輕躁好進之習。背公死黨之風。固不可以爲賢矣。然其志亦欲扶唐之衰。不可謂之小人也。何當時有八關十六子之號。而史氏因其敗黜。遂皆指以爲小人之黨。不知以搆易播之事。果小人能爲之否耶。范

曄有言。功成則譽顯。業謝則釁生。叵成喪而爲其議者。或未聞焉。旨哉言也。

唐武儒衡論皇甫鎛棓克取媚。鎛自訴。憲宗曰。卿欲報怨耶。鎛乃不敢言。當時被論。猶以自訴爲非也。

段文昌以錢徽掌貢舉。遺其所屬進士。乃指榜中數人以爲關節而奏黜之。并貶徽等。或勸徽奏其屬書。徽曰苟無愧心。得喪一致。奈何奏人私書。豈士君子所爲耶。取而焚之。近來士途。有身被論而訐人私書以報怨者。想未聞此事。

五代史記杜威召諸將示降表。皇甫遇輩駭愕聽命。已而

絶亢歐陽子譏之曰使遇遇攘臂殺咸座中猶爲得其死
通鑑則以爲遇初不與謀隨衆入大梁不食累日絶亢
而死胡氏則以二史異同爲疑不知遇之始而不能自
奮者氣不足也旣而絶亢則義不辱也大都是不能辭
受禪詔而旣成仰藥之類何得在晉史爲鄙夫在通鑑
爲節士哉

燭影斧聲一事爲千古不決之疑論者以弟姪不得其死
爲致疑之故愚則據其更名改元而不敢信其大惡之
必無也夫光義之名太祖錫之也太祖崩未幾而汲汲
于更名何哉且太祖之崩在十月而改元在十二月何

不可少俟元旦乎。即此二事不能少忍。即可以逆知其渝盟之必然。而大逆之跡。難乎其掩矣。

宋人于張公藝書忍之對。譏其不以婦人不預外事諷高宗。何其持論之腐也。夫公藝民耳。身非大臣。職非諫諍。可因問而進言乎。褚遂良以先朝舊臣受顧命。言出而身必死。藉令公藝有言。則朝發而夕及。且將爲九世同居之門累。烏在其爲保家之道哉。

鄜延之議。韓范不同。諒祚之議。文韓不同。當時惟從其長者。而二公亦無芥蒂。其人品亦不因此而有優劣。可見君子之用心無我也。何歌哭一言。遂成二黨。雖蘇程俱

不失爲賢。而程則已甚矣。

衛獻公聞柳莊死。不釋祭服而往哭之。梁武帝春祠二廟。聞馮道根卒。幸其宅哭之慟。吉凶並舉。古之人有行之者。何歌哭之說。遂成大隙。

宋季蘇程二氏不合。當時遂有蜀黨洛黨之分。而凡廁身講學者。必詆蜀而昂洛。不知歌哭一言。子瞻無心之戲。何足深恨。乃其門人李定舒亶等。摭拾詩語。必欲置之死。程坐視而私心快之。且身入安石門。甘爲小兒王雱所侮不恥。如此心術。如此學術。而悻悻自以爲聖賢。倘人心不死。後世必自有公論。

唐坰于安石柄國之際。能叩陛請對。𢽾笏展疏。大聲宣讀。歷力詆安石以及奸黨。帝雖屢止之而慷慨自若。畧不自懾。其所養可知矣何宋史言其初以附安石進。又欲斬大臣異議如韓琦者數人。豈前後邪正。頓爲二哉。馮子以爲枉尺直尋。蓋亦非知坰者。當時政柄。一出安石。而其子雱。亦在史館。意必惡坰之直。雖已重貶。未足快意。故復于國史醜詆之耳。宋史可疑處甚多。此其一也。後世必有能正之者。

嘗讀宋史至韓魏公塡空頭敕。竄任守忠一事。未嘗不廢書而歎。第令正德初年。館閣大臣能用此道以行韓文

之疏。則逆璫輩甘心黜謫。何至流毒薦紳。旁及黎庶哉。
古事多可爲今人法。而人多不能法古。可惜也。
胡銓上高宗封事。當時以爲中興奏疏第一。其言王倫本狎邪小人。市井無賴。以倫主和。故寵遇之耳。不知倫以使爲職。職在和。不在戰也。且倫爲文正之後。亦不可謂市井無賴。使果小人。亦豈能以使事亟于金哉。彼其能以亟拒金而不降者。必非小人也。當時和議。秦檜主之。胡銓直應首擊檜耳。乃因倫而後及檜。爲在其不畏強禦哉。高宗時朝野尚有人。奏疏可觀者甚多。未必銓疏爲第一也。

士人空談無實。只占地步者。足以釀成世道之禍。如晉人尚玄虛之談而致五胡亂華。宋人倡道學之目而致二帝北行。是也。然晉人之說。失之高而無實。宋人之習。流于俗而無耻。晉有陶侃之惜分陰。蓋嘗以身救之。而王導亦以為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咎。則有以言責之者矣。宋惟陳公輔陳賈。謝廓然能自拔流俗。極論其偽。而至今庸惡陋劣之夫。猶以此術變亂士習。然則道學之禍。甚于清談也。悲夫。

晉人多放誕而不羈。然近于真。故亂華之日。猶存偏安。宋人多色厲而內荏。已入于偽。故滑夏之禍。極于一統。

季世講學輩。只是自以爲是。居之不疑。本無事功也。而以功名之士爲粗迹。本無才藻也。而以文章之士爲浮華。竊佛氏之作用。而復詆其非。盜道家之糠粃。而復闢其短。亂聖賢之道。而壞人心術者。莫此爲甚。賢者不可不辨。

鄒浩雖負當時重望。人素以直諫許之。故當孟后廢時。曾誕三致書與之。而浩不報。迨以抗疏被竄。表之謔則涕泣向人。然則史記田畫之責其。亦有不滿于浩者。故曰春秋責備賢者。

論宋事者。多以張浚殺曲端爲非。予獨以爲不然。夫莊賈

不誅則穰苴之法不立二姬不斬則孫武之軍不成五里坡之役端敢失期致張巖戰歿其罪一也婁室陷延安王庶使端救之端次襄樂不進其罪二也陜州將陷李彥仙告急張浚檄端援之而端嫉彥仙不肯奉命致陷屠戮其罪三也彭原之役不援吳玠致汾州被焚其罪四也浚殺之誠是矣駁馬不可羈的且將嚼人況才將乎吳玠王庶目擊其然要非譖之也

岳鄂王以盡忠報國自許而高宗亦以精忠許之諡宜曰忠武不知奚取于穆何遺乎忠故特筆之以爲議禮君子採焉

按宋史紹興十二年。皇太后韋氏至自金。而靖康帝故未歸也。豈當時不請耶。抑不遣耶。至二十一年。始遣巫伋迎之。而完顏亮云。不知歸後何處頓放。伋遂唯唯而退。則知夷狄之君。亦已得其要領。而使臣不復言。亦若有受密旨而然者。第今當事諸賢若李趙董明言靖康既已失國。必無復辟之理。但當迎還以太上處之便足破宋高之隱疑。即有奸檜之說。或不得入何慮不及此。惜夫。

偶見宋理宗寶祐四年丙辰登科録。凡五甲。共六百一人。其策問迂緩如談玄救焚。已見末世氣象。惟第一甲第

一人爲文天祥。第二甲第一人爲謝枋得。而陸秀夫與焉。三人足爲此科重。其餘多無可考。然則科目以人重乎。人以科目重乎。其中自玉牒者第一甲二人。第二甲二人。第三甲十八人。第四甲五十一人。獨未有在第五甲者。可見宋室待宗藩之禮。而其間若趙鼎趙汝愚。皆號稱賢相。不知本朝之制。何獨如此。

臨安饑。詔賑䘏貧民。時馬光祖知榮王與芮府有積粟。三往見之。王以他辭。光祖乃卧于客次。王不得已見焉。光祖厲聲曰。天下誰不知儲君爲大王子。今民饑欲死。不以此時收人心乎。王以廩虛辭。光祖探懷中出片紙曰

其莊其倉若干王語塞遂許以三十萬光祖遣吏分給活者甚衆萬曆己丑吳中大旱米價騰湧予嘗以勸糶陳之當道而不無生謗之疑使肯取法光祖亦不難任怨也

宋淳化間東西兩浙饑民相率持杖投券富室取其粟皆坐强盜棄市知蔡州張榮取爲首者杖脊餘悉從杖以其事聞太宗感悟下詔褒之因遣使分詣諸道巡撫謂曰彼皆平民因饑取餱糧以圖活命耳宜悉從末減不可與强盜同科此一事誠今時從政者之所當知

咸淳七年春二月大飢是歲淮浙江西皆飢命官賑貸知

撫州黃震大書閉糶者籍強糴者斬不抑米價勸分有方全活甚衆後世果有實心實政者必能舉而措之不令震得專美於前

浚道縣祠唐后二山衆巫取民女為公嫗有妨嫁娶前後守令莫敢禁宋均命今後為山娶者皆娶巫家勿擾良民其害遂絕較之西門豹投巫之事更不惡而嚴從政者所當知

凡人言三思而行言致詳也即論語季文子三思而後行亦無貶辭如云三思自是致慎然再思亦已可矣註乃言私意起而反惑是三思必不可也何以言思之思之

思之不得鬼神將通之乎

按束修二字人知為弟子餽師之禮不知鄧后紀云故能束脩不觸羅網註以約束脩整釋之又鄭均束脩安貧恭儉節整馮衍傳圭絜其行束脩其心又劉般束脩至行俱是此意可見自行束脩以上言能飭躬者皆可教也又杜詩薦伏湛疏內有云自行束脩訖無毀玷而註又云十五以上延篤亦云吾自束脩以來為臣子忠孝交不諂瀆何朱註以禮物言若是禮物何以云然以訛傳訛遂不辨明

按智囊二字始於穰苴不獨晁錯有此號而後漢魯匡亦

號智囊。

良平爲西漢元勲，史家作傳，宜不率爾，若留侯請借前箸中武王入殷等語，自一二不可以至四不可，蔓延無當，可謂留侯唇舌乎。至曲逆惡草具進一事，猶淺陋可笑。此必當時閭巷好事者訛傳妄說，遷固並舉而不删，何耶

昔趙堯畫貴彊相之策，不過欲擯周昌位耳，非眞爲趙王計也。當時辟陽侯之事，舉朝皆知，使堯客以正家法告帝，則辟陽伏誅，呂后賜死，安劉可無俟於勃矣。豈獨安趙王哉。范雎以羈旅之臣，能爲秦王言太后穰侯，而堯計不知出此，陳平輩號多陰謀，亦不知出此，豈呂氏積

感之所切耶。

朱建以呂太后發怒懼閎孺。而復以富貴之倍餌之。故辟陽之囚出。郦陽以賞太后發怒懼王長君。而復以兩宮之寵餌之。故梁事得解。二者作用則一。

吳王反時。周丘以無行見棄矣。乃能請一漢節入下邳。一夜而得三萬人。北畧地至城陽。兵十餘萬。不可謂非智也。然不能逆料吳王之不足與共成功。可謂智乎。大抵英雄之士。急於成功而不暇擇主。不獨一亞父也。故曰

良臣擇主而事。

東漢欒巴。初爲宦者。給事掖庭。後陽氣通暢。白上乞退。擢

拜郎中。復有子賀至雲中太守。豈以有道術而然耶。

大都婦人有智術者多同。戰國策載君王后引錐椎玉連環。以後於秦事。與武后自言能馭肥逸馬。曰鞭之不服則撾其首。撾之不服則斷其喉。其不爲姑息。惟斷乃成意頗相類。

閻立本觀張僧繇江陵畫壁。初見以爲虛得名爾。再往則以爲近代名筆。三往而後寢食其下不能去。夫張畫與閻等耳。尚不能知之。況世之不能畫者而可輕軒輊乎。書學亦然。此右軍所以云外人那得知也。今之論書者。多爲庖言所誤。

吳雄悲親塋不封土不問時日人言當滅族而不顧然子訢孫恭三世廷尉趙興不卹忌諱故犯妖禁而家人爵祿益用豐熾陳伯敬每事禁忌而爲邵夔所殺可見孤虛堪輿之說亦有不必拘者。

予春秋二十有五戰藝再北嘗以詩呈文太史太史手扎見荅謂語精思苦非少年所宜未幾予病瘍石湖幾殆幸愈至年垂不惑遇君典於公車遂締交焉迨君典及第告病寄示近作中有一生心事付梅花等句予亦嫌其非壯年所宜無何而君典訃至矣人知君典之遇予之不遇也亦知予之幸而不應詩讖君典之不幸而應

詩讖乎。

友道久不古。君鮑駿以辭爵責丁鴻。田晝以泣別責鄭浩。則猶有責善之道焉。至何湯以其師桓榮四十無子。遂去其妻。爲更娶生子。此又出人意表。然亦權而不失其正。

予友胡君懋信。與吳君恭先友善。懋信蚤殁。恭先議以愛女字其子。懋信父曰。吳固相門奕世。今望吾小姓。敢與聯姻乎。吳竟與之。此誠行古之道者。後其壻貧而蚤殁。吳女歸就養父家。豈天道無知耶。

予既纂選註。意欲續補至本朝。既乏之書籍。亦懼歲不我與。

不敢冒昧。不意坊間有續文選出。而并以賤名。是董子罪過也。惟與賢者察之耳。

大江以南。人家多畜紅魚。名曰火魚。後更尚三尾魚。遂謂火魚火兆。三尾魚有尾大不掉之兆。無何。浙中江南多火災。業已應之。尾大之兆。方可憂耳。

[illegible]牘卷上終

譚輅卷中

長洲張鳳翼伯起著

漢書外戚傳詔引易辭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言王者處民上如鳥之處巢也不顧卹百姓百姓畔而去之若鳥之自焚也雖先快意說笑其後必號咷無及也百姓喪其巢若牛亡其毛故云凶以此解易亦甚明爽且可示儆本義不知採之何耶

董子有言事在勉強而已勉強學問則德日起而大有功勉強行道則業日廣而不自知可見勉強二字乃持身一大機括譬如人情莫不欲逸非勉強何以能勤苦人

情莫不欲富非勉強何以能安貧故曰作之不止乃成君子後儒乃謂勉強為善雖善亦粗殊不知生知安行者閒世而出豈可望之人人哉

禮運孔子云我觀周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云云則知論語夏禮吾能言杞不當于言字讀斷乃云之杞而不足徵也今多讀作言之誤孟子發棠章亦當作野有衆逐虎不當作之野

張湛動止有則三輔以為儀表人或謂其詐善湛聞而笑曰人皆詐惡我獨詐善不亦可乎大都偽君子即欲為非尚畏清議真小人為非則肆無忌憚矣

註漢書者。鄭氏無名。臣瓚無姓。至今其說具傳。可見著述不必係名以為不朽計也。

張衡論漢史以為王莽本傳。但應載篡事而已。至編年月。紀災祥。宜為元后本紀。又更始居位無異望。其紀號宜見于光武之初。亦自有見。作史者所當知。

靈帝時洛陽上西門外。劉倉妻生男二頭一身。漢書既載之元年六月。復載之二年十二月。又載之三年六月。豈一家年年生兩頭子耶。又殿後大槐樹自拔倒立。亦再見。史家重複如此類頗多。皆緣失點檢。

周厲王好利而說榮夷公也。芮良夫諫曰。夫利百物之生

也天地之所栽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匹夫專之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可乎唐太宗以爲刻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充腹腹飽而身隨以斃矣諒哉

靈帝時拜三公者皆輸東園禮錢令中使督之名爲左騶又有到職出修宮錢京兆尹直千萬李固云利路開則義路閉此豈盛世事哉

權萬紀請采宣饒銀云歲可數百萬緡唐太宗以爲桓靈視我且曰朕貴爲天子所乏者非財也但恨無嘉言可利民耳是日黜萬紀自非英君誼辟何能若此

仲長統昌言謂豺狼守庖廚飢虎牧牢豚楊震以爲財貨

上流。爲上結讖結讖猶云結怨也。

盧植有云天子之體理無私積范泰以爲囊漏貯中識者不吝。反裘負薪存毛實難。王者不言有無諸侯不說多少。食祿之家不與百姓爭利故拔葵所以明政織蒲謂之不仁斯言誠爲民上者所當知。

少府監裴匪舒善營利奏賣苑中馬糞歲可得錢二十萬緡。高宗以問劉仁軌仁軌曰利則厚矣恐後代稱唐宗賣馬糞非嘉名也。乃止高宗雖不能直拒匪舒然肯問劉又問而聽之亦今所難。

李適之欲采華山金礦而林甫但言王氣所在鑿之非宜

雖不言采鑛之非。亦不可以人廢言也。

唐德宗以出師爲名。多殖貨利。而不知天下之不可欺也。及其失國。反爲盜資。李泌曰。古者天子不私求財。願勿受貢獻。罷宣索。不使奸吏因緣誅剝。仁人之言。其利溥哉。

韓魏公曰。陛下躬行節儉以化天下。自然國用不乏。何必使興利之臣。紛紛四出。以致遠邇之疑。此言在今日猶爲對症之藥。

元右丞盧世榮。將爲錙銖掊克之政。承旨董文用陽問曰。此錢。取之右丞家耶。若取諸民。則有說矣。牧羊者歲常

而剪其毛。今牧人日剪其毛而獻之。則主者固悅其得毛之多。而羊無所以避寒。即欲毛又可得哉。此言真可鬪聚斂臣也。

夫宦官者星不在紫宮而在天市。言當給使主市里也。故蕭復言宦官但應掌宮掖之事。不宜委以國政。楊秉亦云宦豎之官。本在給使省闥。司昏守夜。劉陶謂使夷刈小民彫敝諸夏。虐流遠近。可謂痛哭流涕。邇來在在有之。但不敢言耳。然其中未必無賢。有能委曲調停。上下俱益。保障一方。遠近稱賢。此又今之巷伯呂強孫程張承業。所謂百鳥中之孤鳳。不可以常例論者也。

閩越擊南越。南越王胡不敢擅興兵。上書告天子。天子多其義。大爲發兵擊閩越。淮南王安上書諫。以爲方外之國不可以法度理。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今自相攻擊而發兵救之。是反以中國而勞于夷狄矣。又云。兵入則逃入山林。兵去復聚。留兵守之。則士卒疲困。糧食之絕。一方有急。四面皆聳。恐越人徼幸。逆執事。傷王師有征無戰之體。皆鑿鑿有據。

東越相攻。武帝使汲黯往視之。黯不至而還報。以爲夷狄相攻。不足以辱天子之使。主父偃諫伐匈奴。亦云。上虛府庫。下敝百姓。甘心于外國。非完事也。嚴安亦云。中

無狗吠之驚而外累于遠方之備非所以子民也禍結而不解兵休而復起非所以持久也武帝能聽之其真知止戈爲武哉

唐太宗云中國根幹也四夷枝葉也割根幹以奉枝葉木安得滋榮李大亮亦云欲懷遠者必先安近中國如木根四夷如枝葉疲中國以奉四夷猶拔根本以益枝葉也褚遂良亦云兩京心腹也州縣四肢也四夷身外之物也明良之言君合一轍可以觀有道氣象

唐太宗破遼蓋延三州得户口七萬斬首四萬餘級戰士死者三千人耳然猶深自悔不用魏徵之諫

鄭元璹云遼東道遠糧運艱阻東夷善守城攻之不可猝下何至今日不能自守而反借中國以爲之守可謂守在四夷乎

徐充容惠諫東征西討圖未獲之他衆喪已成之我師可謂有智婦人

高麗在五代擊破新羅百濟已有二京六府九節度百二十郡何至今日遽弱

周穆王命伯冏爲太僕正曰愼簡乃僚是使大吏各自求其屬而君總其綱也漢氏用人皆自州縣補署五府辟召升于天朝故二千石不舉孝爲不敬不察廉爲不勝

任自魏晉以來始專任選部邇來併欲奪選部之權不知此權何所歸也

漢宣欲立許后而詔求故劍後淮陽王欽有奪嫡之勢欲感之以推讓乃以韋玄成為淮陽中尉而太子遂安皆有委曲寓意處惜求劍時不明言不立霍氏之意而卒罹其毒也

牛弘為吏部尚書隋煬帝不使得專行其職自以為愛惜名位可笑

孔文舉之于張儉孫賓石之于趙岐迹雖似任俠而義以為上要不可以郭解輩目之也

外黃令子十三說項羽。朱穆十三能拔劍拒盜曰。財物可取。諸母衣不可得。此皆少年勇于義者。非血氣用事也。

祭仲妻答其女雍糾婦。以為父一而已。人盡夫也。女乃告祭仲而殺糾。王敬則女謝晦妻。乃述此言而讐晦。事雖異而所執則同。

匈奴慕承宮欲見之。宮以貌寢不足示遠。顯宗乃勑魏應代之。與魏武床頭卓刀事頗類。然被其識破。反以為中國眩名。不若應之以誠也。

大抵為治更化。率由以時宜之。趙廣漢以告訐救潁川之結黨。而潁川治。韓延壽以禮讓消其怨咎。而潁川亦治。

後黃霸繼之因其迹而治蓋韓善更化黃能率由也。

離騷詞賦之祖宜無閒言而漢儒有反騷故後世復有反反騷本朝楊太史著述頗富而陳戶部作正楊大抵先後相發明亦無不可要不可謂牴牾也。

襄楷謂星辰麗天猶萬國麗王下將畔上故星亦畔天石著安類隊著失勢春秋五石隕宋襄公為楚所執星隕東郡至地為石上有刻字而祖龍死。

丙吉得雲中之報于馭吏龔遂獲長者之言于議曹可見酒失未足深過不爾則以難近棄季布以罵座誅灌夫矣。

西漢陰子方至孝。臘日晨炊。而竈神形見。子方再拜受慶。家有黃羊。因以祀之。自是日益富。子方常言我子孫必強大。至三世而繁昌。後常以臘日祀竈而薦黃羊。然則祀竈似始于此。

客有薦士于王丹者。丹遂舉之。後蒙舉者陷罪。丹坐免。客慙懼自絕。丹呼客謂曰。子之自絕。何量丹之薄也。相待如舊。在患得患失之鄙夫。唯恐人之累己。即人有薦士者。豈肯信之哉。若而人者。方自以為保全祿位而不自知其鄙亦甚矣。其亦未聞丹之風耶。

欒布哭彭越之首。朱勃申馬援之冤。可見古人用心矣。彼

以存亡易心者。豈未聞斯義耶。

昔人有言。前有管鮑。後有慶廉。又云。膠漆雖堅。不如雷陳。至如范張王貢。皆是也。乃若張耳陳餘。蕭育朱博。不保終吉。然則有始有卒。亦豈易得哉。由此觀之。則刺薄斷交。不可偏廢。

相馬之說。有自來矣。武帝時有東門象傳之西河子輿。子輿傳之儀長孺。長孺傳之茂陵丁君都。君都傳之楊子阿。子阿傳之馬援。援鑄馬式。貯君門。故門有金馬之名。

以火熨。皆可療寒疝。見漢書鄧訓傳。如無火。以口噓之。亦愈。猘犬所傷。宜食蝦蟇。見張牧傳。以油醫宋宮人髮癥

見徐文伯傳。皆醫家所當知。

漢王謂景丹云。壯士不病瘧。信斯言也。似瘧果有鬼。昔人謂子璋髑髏血模糊。手持擲還崔大夫之語。可以愈瘧。正謂此也。晉書謂患瘧者以桓石虔怖之即愈。亦可証。

馬定國著石鼓辯萬餘言。以字畫考之。似爲宇文周時所作。援引經傳甚明。

蕭何在關中。用絕生之言。寇恂在河東。采董崇之策。均是善處功名之際。

蘇武在匈奴。衛律絕其飲食。至齧雪餐氊。則其號寒之苦可知。若新序所載。衛律于大暑中。以氊裹武。暴之日中。

日。此皆人多未知者。

司馬相如去蜀。題橋云。不乘駟馬車。不復過此橋。郭丹買符入函谷關。曰丹不乘使者車。終不出此關。後相如持節諭蜀。丹持節歸南陽。二事頗同。不獨終軍棄繻也

鄭弘少爲鄉嗇夫。太守第五倫行春。見而奇之。召署督郵。舉孝廉。後弘位至太尉。倫爲司空。班次反在下。每正朔朝見。弘曲躬自卑。帝問知其故。遂聽置雲毋屏風分隔其間。本朝有後來居上者。彼此不相下。致兩敗俱傷。蓋亦未聞斯事也。

昔人以大小齊名者頗多。若大鄭公小鄭公。大馮君小馮

君。大小夏侯。大宋小宋及大范小范之類。不可枚舉。

今人但稱縣令爲明府。後漢郅惲舉觥罰太守歐陽歙曰。明府以惡爲善。可見太守亦可稱明府。

近來稱公者不同。有座主而稱門生爲公者。若滕公。太史公。廷尉吳公。謁者僕射鄧公。皆漢名臣。四皓東園公。夏黃公。申公。鄭玄稱鄭公。又皆以潛德稱。至東海于公。以一事稱。可見公者。仁德之號。故可泛稱。不必三事大夫也。

田何受易于丁寬。學成東歸。寬謂門人曰。易東矣。鄭玄西入關師馬融。辭歸。融喟然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

矣。故宋儒祖之而有此言。

何湯守開陽門。上微行夜還。湯閉門不納。上更從中東門入。明旦召詣太官賜食。與郅惲事亦相類。

司馬均字少賓。誠信行乎州里。鄉人有所訟。輒令爭祝少賓。不直者終無敢言。此與不使王彥方知相同。

成都張楷。能作五里霧。關西裴優。能爲三里霧。如此道術。殆即與雨呼風之類。昔吳中出賣風雲雷雨者。豈亦此類耶。

楊雄死。侯芭負土成墳。朱普死。桓榮負土成墳。王吉死。桓典負土成墳。猶有築室獨居之遺風。

趙堯建貴彊相之說。遂攘周昌之位。張佚言陰氏不當輔
太子而即拜太傅。史家以一言納賞。受爵不讓。爲庶不
足。亦有自哉。

奏記猶云進書也。自待詔鄭朋。奏記于蕭望之始。此後班
固弱冠奏記于東平王蒼。朱穆奏記于梁冀。皆此類也

自昔變姓名者不可枚舉。若范蠡稱陶朱。范雎稱張祿。第
五倫稱王伯齊。皆是。

女人封侯。亦是異事。若呂嬃封臨光侯。霍顯封鄗侯。東海
王彊三女皆封侯。

韓詩外傳謂楚熊渠子夜行。見石。以爲虎。彎弓射之沒金

飲羽。明日視之。知其石也。復射。矢不能入。及李廣傳所載與此無異。何耶。

魯晳後妻。王祥繼母。馮衍繼室。種種不一。朱暉不娶繼室。曰。時俗希不以後妻敗家者。殆有確見。

恭伯夷齊季札。邈乎遐矣。聞其風而興起者。若丁鴻。劉顗韋玄成。鄧彪。郭賀。皆是也。其間雖稍有殊。要之克讓自是美節。不必軒輊。

名有言東京無雙名者。若成詡世。閔仲叔。鄧元義。綦毋參。樊志張。公沙穆。毋丘吳生。張伯路。不可謂非雙名。

陳勝謂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班超謂小女安知壯士之

志哉。二語頗相類。

酈食其爲狂生。仲長統亦有狂生之名。第其失言于刻印。而統以高幹爲好士而不能擇人。乃中其病。偕乎其不納而卒至于敗。然則統猶賢乎。

魏勃以掃門得見曹參。諸生以門卒當輦白事而自達于韓延壽。士不遇而求知。固如此哉。

劉陶所謂好尚或殊。富貴不求合。情趣苟同。貧賤不易意。二語可爲交友之箴。

黄霸于獄中受書。崔瑗于獄中問禮。鄒陽于獄中上書。江淹亦獄中上書。事頗相類。

崔寔政論謂孔子對葉公以來遠可見近悅遠來不是並舉朱註脉必字未安而後字亦可玩

光武徵荀恁不至後乃應東平王蒼之辟明帝戲問恁曰先帝秉德以惠下故臣可得不來驃騎執法以檢下故臣不敢不至後徐生不拜李密而拜王世充語意亦如此

坑儒之禍萌于橫議黃河之投起于清流士之處世可不思明哲保身哉

春秋內蛇與外蛇鬬于鄭門而內蛇死昭公殆厲公入遂衍其兆熹平元年青蛇見御座而漢祚衰詩曰惟虺惟

亂女子之祥以其爲陰物也故皇極不建則有龍蛇之孽

後漢杜根詐死三日目中生蛆與范雎廁中出死人事不同欒巴以宦者給事掖庭後陽氣通暢白上乞退與周仁事亦異二事俱可傳疑

度遼將軍皇甫規解官歸鄉人有貨得鴈門太守者亦還家刺謁規規臥不起既入但問卿在郡食鴈美乎有頃王符到門規驚遽而起衣不及帶屣履出迎援手同坐極歡時人爲之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縫掖蔡邕貴重朝廷車騎填門賓客盈坐聞王粲在門倒屣迎之及

至年幼。容貌短小。一座盡驚。蔡邕謂蔡有異才。自以爲不如也。二事晩近世或間有之乎。則猶行古之道也。

河南尹田歆。以其甥王諶名知人。謂之曰。今當舉孝廉。欲得一名士報國。助我求之。明日諶舉洛陽門下吏。歆笑曰。當得山澤隱滯。何吏耶。諶曰。山澤不必有異士。異士不必在山澤。二語亦有味。

劉瑜直言時政。猶召問灾咎之徵。令悉心以對。當時雖不能用。亦拜爲議郎。賢于一槩不省矣。

西漢于公爲縣獄吏郡法曹。所決平允。乃高其里門。以俟後人之昌。而子定國爲相。虞經爲獄吏案法平允。務存

寛恕。謂其後當有爲九卿者。乃字其孫翊曰升卿。後果至尚書令。然則爲獄吏者。亦可以深思矣。所謂積陰德于冥冥之中者非耶。

司馬相如慕藺相如。故初名犬子而改曰相如。傅燮慕南容三復白圭。初字幼起而改字南容。

第五倫乃陳公子完之裔。陳完奔齊。食采于田。改姓田氏。後田徙園陵者。多以次第爲氏。故姓第五。及客河東。變名姓。又稱王伯齊。是一家而有四姓也。

東方朔荅客難。班固賓戲。揚雄解嘲。張衡應間。崔駰達旨。蔡邕釋海。郭璞客傲。夏侯湛抵疑。文雖不同。體裁則一。

蔡邕之從董卓。蓋惕于吾能族人之語。原非爲知己而出。既至。自應韜晦爲引去計。何吞三遷之餌。遂至與嘆賈禍。若馬融之于梁冀。抑又甚矣。悲夫。權利之移人如此。可畏哉。

反火事。劉昆宋均俱有之。不禁火事。廉范周舉俱有之。

梁商上巳與賓客讌洛水。酒闌繼以薤露之歌。坐中爲之掩涕。張种在會。以事告周舉。舉曰。此所謂哀樂失時。殃將及乎。商至秋果薨。客歲。于友褚氏。詰旦舉襄先一夕。親友咸集。奠畢會飲酒後亦歌薤露。相與謔笑。明日大風覆舟。死者數十人。亦其徵與。

廉藺寇賈之釋怨。自是古人所難。若段熲爲郭閎歸罪。至下獄輸作左校。及朝廷知爲所誣。但謝罪而不爲報復。後又爲張奐所論。幾至敗成。及爲司隸校尉時。欲乘銅禁害之。得其乞哀之書而止。其視張延賞之于李晟。亦爲賢矣。惜其晚節曲意宦官以保富貴。卒不免于乳鴆而死。悲夫。

魏其武安東朝廷辨。既出。韓安國謂武安君何不自喜。夫魏其毀君。君當免冠解印綬歸。曰。臣以肺腑幸得待罪。固非其任。魏其言皆是。如此。上必多君有讓。魏其必內愧自殺。今人毀君。君亦毀之。如賈豎女子爭言。何無大

體也。武安謝以爲爭時急。不知出此。此事誠後世爲大臣被論者所當知。

人但知徐孺下陳蕃之榻。不知陳蕃爲樂安太守時。禮郡人周璆。字而不名。特爲置一榻。去則懸之。不獨爲孺下榻也。

人知呂布封溫侯。不知王允亦嘗封溫侯。

李固之死。王成保其遺孤燮。後拜安樂侯。陳蕃之死。朱震保其遺孤逸。後爲魯相。二事甚相類。亦可見善人必有後。

袁盎之死以晁錯。田蚡之死以竇嬰。胡种之死以王宏。毋

謂冥冥之中無鬼責也。近來吳中潘衛二家事。亦有然。士君瑞歸功于王允而不俟。竟獲免于難。可以幾于輔果。惜不于此時即引去耳。

遠客到以酒勞之。謂之洗塵。亦云濯足。猶諺云澆手之意也。馬周取酒濯足。即劉毅乞子鵞炙之意。何人認作真洗足。則誤矣。

禳田者以豚肩斗酒而祝曰。甌窶滿篝。汙邪滿車。淳于髡笑其所持者狹。所欲者奢。以隋侯之珠。弹千仞之鵲。莊生謂其所用者重。所要者輕。二事雖皆寓言。實可反對。

侍郎嚴續以寡學為時所鄙。嘗以珎貨歌姬請韓熙載撰

其父神道碑。熙載第敘其譜裔品秩。不及事業。續銜之封還乞改。熙載留其稿。悉以所贈還之。此後若歐陽元叔不改尹師魯銘。而謂文慰亡友。豈恤世之無識者。王介甫謂欲增損。直宜見還。而求如足下意者爲之。先達若陸黄門子餘。爲姻家志墓。但言其飲食男女者四十年。其家祈改數字不得。亦如此。凡此皆得以行其志。又何患其文不高。今欲彊文餬口。未免徇人。不得行志。劉又以爲譽墓真可歎也。

崔杼弒莊公。殺史官。計以杜口。而卒不免于書。即其罪未有討之者。然終不免于盧蒲嫳之禍。而崔族遂滅。杼竟

自殺。魯桓聽子允之譖而殺隱公自以爲得計。而終死于彭生之手。可見大惡雖幸免一時。而終莫逃于天討。

齊景公寵妾芮姬生子荼。諸大夫嫌其少而母賤。恐其爲嗣。乃請擇諸子中賢而長者爲太子。公憚發之口。乃曰爲樂耳。國何患無君。後荼雖立爲晏孺子。而陽生既入。卒不免于幕下之死。是將以愛之。適以害之也。此誠可爲後世長國家者誡。而多不能鑒此。何哉。

越王臥薪嘗膽。燕王弔死問孤。皆于破亡之後。今朝鮮宜自樹立。不知何緣必欲留兵損餉以爲之守。計廟堂自有石畫。不敢論也。

衛宣公之欲殺太子伋也。使之于齊。而令盜遮界上殺之。以持白旄爲識。伋異母弟壽知而戒伋毋行。伋不從。壽竟盜白旄先馳而代之死。伋復至。語盜以故。盜併殺伋。夫大杖則走。伋可以無死而況壽乎。故曰。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

或問季札讓國于諸樊是矣。至自餘祭傳之餘昧而次及札。已可受。受之而傳光。上以稱壽夢之意。下不失子臧之節。何爲不可。必固讓而致光僚之相戕者何。予曰。季札蓋聖人也。觀其問樂。盡知其意。魯人敬焉。知三家之代晉而免叔向于難。知齊政之有歸而免晏子于難。則

其知幾之哲。已先卜知吳之有亂矣。故不欲自我生亂而一聽之天。逮光既立。惟曰社稷有奉。即吾君也。哀死事生以待天命。此所謂順天者昌也。然則札之固讓殆有先見而然哉。

按吳兵入郢。伯嚭鞭平王之尸以報其誅伯州犂之讐。而史傳遂以爲子胥鞭尸者何。盖子胥不禁鞭尸。責在元帥。此正春秋責備賢者之意耳。

漢高之斬丁公。與越王誅太宰嚭意同。均之所以警不忠也。

齊晉之戰。逢丑父爲頃公右。齊急。右父恐頃公得。易處䏺

之。晉郤欲殺丑父。丑父曰。代君死而見僇。後人臣無忠君者矣。克舍之。而不知後世。若漢之紀信。國初之韓成。復有舍生取義者。

伍員之入郢也。自以爲日暮途遠。故倒行而逆施之。王父偃既得志。或戒其大橫。偃以爲日暮途遠。故倒行而暴施之。二語相似。

范雎被笞。折脅摺齒。佯死。卷以簀置廁中。賓客醉者更溺以僇辱之。殊不知雎之不死。實得此。蓋溺能和傷。可謂天助也。

人知李園以女弟進楚王。似與呂不韋異。自予觀之。非園

女弟。亦妾也。園知妾有娠而不能自達之王。故先求侍春申君。而復以謁歸失期致其問。亦料春申必私之。私之。即可令妾進說。是在春申以爲已之子。襲楚。而不知實園之子也。卒之園滅春申之家。而秦始王亦滅楚。幽王權利之人。同歸于敗亡耳。可鑑哉。

樗里子葬于渭南章臺之東。曰。後百歲當有天子之宮夾吾墓。至漢興。長樂在東。未央在南。孫叔敖將死。曰葬我于廬江陂。後當爲萬戶邑。亦頗相類。

左傳載長翟僑如。及其二弟。似一門皆長人。若其種然也。何張蒼父長不滿五尺。而蒼長八尺餘。子孫復長。豈亦

種哉。

滕公之功。不加于韓信。鍾離昧之怨。不重于季布。然滕能言布。而信不敢活昧。親疏疑信不同也。

侯嬴為監門。張耳陳餘為監門。酈食其為監門。誠所謂宜抱關擊柝。

王敦之叛。王導待罪惴懼。呼周顗。顗入時。宜首肯之出。宜言王上諒君忠誼。可保無虞。以慰之。何至大言殺賊奴云云。捴是祖平原君不見辟陽侯故智。幸導耳。假令導亦敦其人。激而中潰。國且不保。豈獨顗不能保其身乎。第導云負伯仁。則有之耳。

朱建爲辟陽侯畫策。亦能料孝惠之必以閎孺故而出辟陽也。至孝文時捕之。初無意殺建。而建先自殺。何其明于料惠而闇于料文耶。抑當局者迷也。

文帝幸上林。問禽獸簿。尉左右視不能對。嗇夫從旁代對。帝善之。而言尉無賴。夫尉典守而不能對。誠失職無狀。嗇夫代對。亦言其職。豈得以諜諜利口少之哉。帝欲以爲令。固宜。釋之之言。自成一段議論。非正論也。

馮唐言王者之遣將。推轂而命之。軍功爵賞皆決于外。歸而奏之。今大將既不得專斷。及有功。又必屬撫按再三勘覆。欲賞罰不踰時。不可得矣。何以鼓舞豪傑哉。

蘇代謀齊。曰濟西不師。所以備趙也。河北不師。所以備燕也。茲濟西河北。盡已役矣。以是知齊之可伐也。今浙直齊蜀之師。豈無所備。而皆爲朝鮮役。何哉。

從衡之說。各相詆彼此紛紛然。惟曰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逆無已之求。求割地而不與。則棄前功。受後禍。此論足破連衡。其曰。從者一天下約爲昆弟。今親昆弟同父毋。尚有爭錢財。此論足破合從。要之從橫之家。各欲行其術。謂之真有益于人國不可也。

天下之勢。不特帝降而王。王降而霸。至秦則又自霸而降

矣。齊桓不爽曹沫之盟。則猶有信在也。此後張儀以商於地欺楚。而令絕約于齊。商鞅以會盟欺楚而虜公子卬。則又霸者之所羞稱矣。

蕭何用鮑生之言而高祖之疑釋。寇恂以董崇之說而光武之任堅。耿弇求徵耿況遣國入侍。亦是此意。然則光武未嘗疑恂弇。則更賢于高祖也。

韓安國坐法抵罪。獄吏田甲辱之。安國曰。死灰不復然乎。甲曰然即溺之。無何而安國拜梁內史。笑謂甲曰。可以溺矣。卒善遇之。李廣夜從田間飲。還至霸陵。值尉醉呵止之。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乃

故也。止廣亭下宿。無何而廣拜右北平太守。即請尉與俱。至軍而斬之。夫一事而報復不同有如此。

管仲因敗而爲功。桓公實怒少姬。還襲蔡。仲因伐楚責包茅不及貢。桓公實北征山戎。仲因令燕修召公之政。於柯之會。後叔孫通因惠帝作複道。而令作原廟。因惠帝春遊離宮。而令以櫻桃獻宗廟。實是祖述此意。大都霸佐作用如此。

吳楚兩國舉兵。由于兩女俱蠶爭桑。季郈二氏構怨。始于鬭雞芥羽金距。故曰小不忍則亂大謀。可不戒哉。

史記謂孔子之所嚴事者。于周則老子。于楚則老萊子。此

原二人而或有以老萊子即老子者誤。

孔子云以言取人失之宰予言能言者不可盡信也云以貌取人失之子羽言貌惡者不可盡棄也言同而旨異。

孔子七十子之列傳乃取公伯寮于其中不知何所見大都是襍人數耳可見傳中諸名亦多未確而太史公猶以爲疑者闕焉何也。

石季龍之敗殿壁畫人頸皆縮入頭梁武帝舍身殿上遊仙化生皆震動三日未幾有侯景之亂。

陳叔寶盛脩宮室無時休止稅江稅市征取百端日沉湎于酒賀若弼至京口彼人告急俱不省及亡高熲至見

啟猶在牀下，安得不亡。

漢作沉命法，群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弗滿品，二千石以下至小吏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恐不能得累府。府亦使其不言。上下相匿而盜寖多。非爲法之弊乎。

漢文帝百金惜露臺之費，其宮中衣不曳地，可謂惜財量出矣。至賜鄧通鉅萬以十數，及賜銅山得自鑄錢，又豈特百金已哉。固知親愛而辟，賢者所不免也。

客問世家之有譜牒，自古重之矣。可有乎，可不必有乎。予歎曰，嗟乎。譜亦難言矣。紀載貴其實也，第今有詩禮之

族。糊其口于倚市門。子孫非不森森然。問其毋。不知其父。此而可入譜乎。亦有穢行雖未大著。而醜聲則已徹閭閻。有所出。亦不無嬴呂典午之疑。此而删之。非隱惡也。此而存之。是亂吾宗也。故寧無譜。昔人謂秦人焚書而書存。漢人明經而經絶。其是之謂夫。

宋建平王景素。以危疑處籓。與故吏劉璡登曲臺。見鵲集承塵上。泫然曰。若斯鳥者。遊則泰乎風烟之上。止則隱乎林木之下。飢啄渴飲。形體無累。一何樂哉。夫人窮則羨二鳥之光榮。實則羨群鵲之得所。然則果不如鳥乎。顧所自處何如耳。

劉穆之云。貧賤嘗思富貴。富貴必踐危機。今日思爲丹徒布衣不可得也。此言似李斯欲牽黃犬出上蔡門。陸機思聽華亭鶴唳。意大都知進而不知退者。宜于此等語三復之。

申屠嘉辱鄧通事。人但知賢嘉。不知割私恩以存公法。正見漢文聖明處。

徐孝嗣被誅。衆懼無敢至者。惟會稽魏溫仁奔赴。以私財營其喪事。朱瑒致書徐陵求王琳之首。孔奐收瘞王父偃。二事頗相類。

湘東王嘗出軍。有人將婦從者。王曰。才媿李陵。未能先誅

女子。將非孫武。遂欲驅戰婦人。徐君蒨應聲曰。項籍壯士。猶有虞兮之愛。紀信成功。亦資姬人之力。如此辭令。亦可謂輕辨。

劉穆之少貧。不拘檢。好往妻兄家乞食。見辱不恥。其妻江嗣女。每禁不令往。後有慶會。囑令勿來。穆之猶往。食畢求檳榔。江氏兄弟戲之曰。檳榔消食。君常飢。何忽需此。妻後截髮市餚饌。為其兄弟餉穆之。自此不對穆之梳沐。及穆之為丹陽尹。召妻兄弟。妻泣而稽顙致謝。穆之曰。本不匿怨。無所致憂。及醉。穆之令廚人以金柈貯檳榔一斛以進。此事若作傳奇。則較之裴度妻兄事為有

聞烏有須
而人渡丸
楚俗截舌
則能賈舟
一詩
平分天下
還嫌少一陌
金錢值幾

據。

朱脩之立身清約。姊在鄉里。飢寒不立。脩之貴爲刺史。曾未供膳。庾彥達爲益州刺史。携姊之鎮。資給供奉。中分秩祿。西土稱焉。朱則以義掩恩。庾猶是厚道也。

吳興郡有項羽神廟。土人名爲項王。甚有靈驗。遂于郡廳事安牀幕爲神王。公私請禱。以牛充祭。蕭思明于此設筵榻接賓。數日見一人長丈餘。張弓挾矢向思明。思明不久殞。背卒。蕭惠休事之謹。遂得美官。蕭琛至。則着履登廳事。聞室中有叱聲。琛厲色曰。生不能與漢祖爭中原。死據此廳事。何也。因遷之。并禁殺牛而易以脯祭。琛

夾挺劍不
須懷舊恨
美家全
屬他人

亦無恙。李安人奉佛、不與神牛。又着屐上廳事。俄而牛
攻甃之廟側、安人尋亦卒。世以為神祟、夫在思明、則褻
之而得禍。在惠休、則佞之而得福。在琛、則正責之而不
能為禍。在孔靖居廳事、亦竟無害。在安人、則不免于禍。
此必為靈鬼所憑、邪不勝正耳。
宋明帝嘗勑謝朏與超宗從鳳莊門入。盖朏為莊子。超宗
為鳳子。顧其避父諱如何。超宗曰、君命不可不往。遂趨
而入。朏曰、君處臣以禮進退。遂不入。當時比之王尊王
陽。然避諱至此、亦拘忌耳。惟不出諸口。若終身不踐石
之類、則可耳。

阿堵二字。始于王衍之言。猶云這個也。顧長康謂傳神寫照。全在阿堵中。謝安謂明公何須壁間着阿堵輩。殷中軍謂理應在阿堵上。皆此謂耳。或疑爲錢。或疑爲眼者俱非。

龍星非真龍見。而失言于雩祭。鳳毛非異物。而謬擬于超宗。二失頗類。

千仞之木。既摧于斧斤。一寸之草。亦悴于踐蹋。畢萬七戰而死于牖下。費禕坐談而斃于刺客。故有心于避禍。不若無心于任運。

袁景倩嘗謂人曰。昔有一國。其泉曰狂泉。飲之輒狂。唯國

君穿井而汲得獨不狂國人反以王之不狂爲狂相與療之火艾針藥畢具王不任其苦亦飲此水即狂君臣大小其狂若一衆乃歡然斯寓言似亦有爲而發

袁粲父子死節粲小兒數歲乳母將投粲門生狄靈慶靈慶曰吾聞出郎君者有厚賞今袁氏已滅汝匿之尚誰爲乎遂抱以首乳母號泣呼天曰公昔與汝有恩故冐難歸汝今欲殺之以求利天地鬼神必不貰汝兒死後靈慶常見兒騎大猼狗戲如平時一日忽見其狗走入家噬殺靈慶少時其妻子皆沒盡此狗即兒所常騎靈慶不若此義狗多矣安得不爲噬殺耶今時之負義者

但未有狗噬之耳。

史必書名。可示勸沮。乃褚淵之名。以諱唐高祖而但云彥回。豈其生時嘗以字行耶。至小字。雖偶一見則可。而人人及之殊可厭。此亦操史筆者所當知。

褚淵嘗病。夢人以著草一具與之。遂差其一。及年四十八薨。蓋著其用四十有九也。南唐孫承祐少嘗夢人以著草一本增其一而投之。既寤。以語所親曰。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今增其一。吾壽至五十乎。後果年五十而卒。吉士僭夢鹿皮十一領。及覺曰。鹿者祿也。吾當居十一祿乎。自仕進所涖已九。及得二郡。心惡之。疾遂

不藥。三豪亦相似。

周公瑾江左偉人。其才畧功烈。足光紀載。而傳必及其顧曲。固知審聲知音。非尠事也。吾吳張祖逸。自謂少好音律。老而方解。平生嗜欲。一無復存。惟未能遣此。予竊比焉。交游中顧學憲道行。劉高明伯健。暨二馮伯仲。皆可賞高流。惜乎顧之早世也。

孔熙先將誅。宋帝奇其才。使謂曰。以卿之才而滯于集書省。應有異志。他日又詰何尚之曰。使孔熙先年三十。猶作散騎侍郎。那不作賊。武后見駱賓王露布。亦引以爲已不知人。二人即死。亦可瞑目。

觀陶靖節嘯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則知以嘯傲爲得此生。若彼逐逐于身外者。非知此生者矣。

庾夐狀貌豐美。頤頰開張。人謂無餧乏之慮。及魏克江陵。卒致餓死。社羅向甚矣。危有縱理入口。竟保衣食而終。人果可相耶。

劉世敵作華終論。謂形無知。神有知。有知依無知以立。故形之于神。逆旅之謂耳。其死也。神去此館。速朽。此理誠達者之論也。是以子羽沉川。漢伯方壙。文楚黃壤。士安麻索。但積習生常。難卒改革。如翦煩存儉。若張奐止用幅巾。王肅惟盥手足。范冉斂畢便葬。奚珍無設筵几。文

屐。故冊爲棺。子蕪牛車載柩。叔起成絶墳壠。康成使無卜吉。亦可彷彿景行以爲軌則。

簡文與湘東王論文。以爲文體殊常。競學浮踈。爭事闡緩。既殊比興。正背風騷。吟詠情性。反擬內則之篇。操筆寫志。更模酒誥之作。遲遲春日。反學歸藏。湛湛江水。遂同大傳。遠則班馬曹王。近則潘陸顏謝。觀其遣辭用心。了不相似。若以今文爲是。則昔言爲非。若以昔賢可稱。則今體宜棄。又云。陽春高而不和。妙聲絶而不尋。有異巧心。終媿妍耳。是以握瑜懷玉之士。瞻鄭邦而知退。章甫翠履之人。望閩鄉而歎息。甚哉文章橫流。一至于此。

包弹與杜撰相對爲甚的。包拯爲臺官。嚴毅不恕。朝列有過。必被弹擊。故事無疵者。曰没包弹。杜律爲詩。多不合律。故言事不師古爲杜撰。

安成王秀刺徐州。聞前刺史取陶潛曾孫爲里司。歎曰。潛之德豈可不及後胤。即日辟爲西曹。此事亦可稱美。

蕭恭爲時人多不好歡興。仰面牀上看屋梁。著書冥神苦思。誰傳此者。豈如臨風對月。登山臨水。肆意酣歌。亦達者之流也。

侍郎金元起。欲著素問。訪以砭石。僧孺荅曰。古人常以石爲針。必不用鐵。説文有此砭字。許慎云。以石刺病也。東

山經。高氏之山多鍼石。郭璞云。可以爲砭鍼。春秋美疢不如惡石。服子愼註云。石砭石也。季世無復佳石。故以鐵代之耳。

滕王閣序有懷投筆一語。投筆乃班超事。非宗慤事。對請纓即終軍事也。若以投筆易破浪。則非一事矣。大抵以二事合一句。亦無不可。但一聯中一用二人事。一即一人身上事。殊爲未安耳。若莫訝卿卿學太常。我不卿卿。誰得卿卿。自是一事。太常齋禁。自是一事。在結語無對偶。則無妨也。

論詩不必泥何時。若賜櫻桃詩。均爲盛唐也。而以太官惟

有蕨漿寒。較之神農本草自應知。不啻百尺樓上下矣。詠物詩固要親切。亦忌黏滯。須有虛實駕馭。方有意度。盛唐諸作。若櫻桃偃松丹竈玉芝石室秦嶠并集中諸作。俱可法。後來鄭之鷓鴣。袁之白燕。亦是名不虛得。近時如何仲默賦馬奴之作。真不讓前人。

蘇長公謂一生無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則筆力曲折。無不盡意。世間樂事。無踰此者。又自謂孟韓之溫醇。遷固之雄剛。孫吳之簡切。投之所向。無不如意。夫文至此寧不足樂哉。

古人書法多勒之金石。然已不能盡其筆意。矧繪事以穠

淡點染爲氣韻非可以點畫畫者乃有勒石如蘭亭圖之類烏能虎賁中郎哉

王摩詰世事浮雲何足問不如高臥且加餐較之杜子美細推物理須行樂何用浮名絆此身語意雖同而風度自別宋人秖知效子美口脗若于摩詰則風馬牛矣

詩有一句即止者如滿城風雨近重陽是也有二句而止者如浮雲淡河漢踈雨滴梧桐及眼前好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是也

蘇長公春燕致詞有云春爲陽中生物各遂其性樂以天下聖人豈私其身又云主上方麴糵群英而惡旨酒鼓

吹六藝而放鄭聲。雖白雪陽春。難解天顏之一笑。而獻芹奉曝。各盡野人之寸心。極爲得體。但集中偶遺。

傳奇小技。然亦據奇事可傳。若傳裴度者。不用若要淮西平。直待此人作相事。傳劉知遠者。不用微時牧馬晉陽。犯僧田被笞事。俱欠考據。故不典實。近日松陵顧學憲道行。傳李善義乳。其事雖奇。實本正史。鑿鑿有據。且有感發懲創。如義膽忠肝。化保嬰滋味等語。亦多刺骨。惜俗眼狃于習見。而又以存亡易心。故未甚信。今然必其可傳後世也。

丁友陸安道子行。清雅能詩。其所狎丁生。入京不歸。以書

寄之。予行作詩。內華表不歸鶴。素書空寄魚。殊爲親切有味。尤長于詞。惜其無後。所作不盡傳也。

唐子畏先生倦遊歸吳。娛情于畫。每作小幅。多似李唐。好事家爭購之。先生嘗自題其上云。閒來自寫青山賣。不使人間作孽錢。如此風度。可想見也。彼使作孽錢者。亦宜思省。

賣書者不可以此較

往歲叨南畿鄉試。放榜後。督學使者耿公。羅諸同年會于學宮。方會午。弁拜。予詰問耿。云作一起拜。二起拜。耿問何以。予云。有學中與堂中之別。似難一樣行禮。耿首肯云二起拜。時國學者先上。予復請云。作一起拜。二起拜。耿

動色云何以有二起予云內有各省者有治下者似難一樣行禮耿憮然曰再作一二起可也

宋儒有六文一管筆之說可見一枝筆六文價已爲重矣今湖州筆價至六十文一枝而不止何相倍蓰至是哉

有張姓者別號心石年六十博徒也客徵詩壽之予戲贈一絶云博望聞孫隱博徒不須對酒亦呼盧今朝石上稱觴處試問添籌事有無然不至詭也近來吳中里鄙多傷人忤物取駡罪于予則不敢承矣

狎客馮周卿者博徒也能爲俚語予兄弟時狎弄之一日携至海上元美以優人風月帽戴其首令賦帽詩馮哭

云風月人間少區區帽上多徘徊庭中作吟狀予悄示之曰髯邊齊拍手不是按笙歌焉高吟而入元美以爲馮真能詩也出袖中金贈之相與一噱不知爲予所賣也可供撫掌

曩時交際辭受俱真辭曰返璧受曰領謝近時辭者或止易一帖即以其人之禮還餽其人自以爲委曲而不知儀物俱無當也

錫山華秋官從龍每過蘇即締交名流而予亦叨爲其賞識自秋官化去不相聞者數年矣一日予與顧同袍懋中買舟禮考君道經錫有秋官夫人之喪乃泊舟往弔

傾以北雍中式時。夫人子鴻臚君。爲之醵誼亦當弔。乃同往拜之。既出華館下程各一金。初無意却也。已而問顧真孝廉否。予大慚悵。即峻却其金。此後不復敢弔遠喪。雖欲多絮。亦不能也。可見喪家下程不必厚。厚則令貪夫利財而冒進。廉士引嫌而咨且。情兩妨矣。

人因期期不奉詔。知周昌口吃。不知韓非鄧艾孔顗亦口吃。

客問叅同契命名何說之紛紛。予意答之云。叅恐即叅三才之叅。契即書契之契。人身與天地叅。其動靜呼吸。未嘗不同合。以此契。便可脩真。非若黃庭經止以首句命

名也。然二經實備真要訣。若金丹四百字及悟真等書。皆在其範圍之內。養德養身者所當知。不在朝夕誦經禮拜也。

諱之當避。自昔有之。故江春爲宜春令。而江統疏其不便。有以也。近代戴大夫諱鳳翔。而出守鳳翔府。不知其屬官文移。當如何諱。此亦握銓衡者所當知。

僴文帝謂王述才既不長。直以真率。便敵人。可見真率之佳。予嘗以率真名齋。而自反多有不能率處。可歎也。